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 科学抽象法研究

刘涤源 张旭初 梅荣政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 科学抽象法研究

刘涤源 张旭初 梅荣政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武汉

感受与期待

(代序言)

真切的感受

在学术上，我是长期受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薰陶而成长起来的。直到四十年代后期，我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肤浅地知道一些名词和概念，如剩余价值、雇佣劳动等等；至于深一层的内容则完全是一无所知。1947年末，从美国回到珞珈山，这时自己微弱地怀有心向共产党、迎接解放的思想倾向，但经济学术思想体系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对《资本论》的研究，我是十足的半途出家。关于这一弱点，我有自知之明，并且毫不讳言。

我在美国哈佛大学时，友好蒋士驹兄（现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同我过从甚密，探讨问题经常谈到深夜。他原来主攻统计学，数学根基好，习惯于用数理的思维逻辑去观察、分析和论断事理的是非曲直。有一次，在交谈中，他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同一事项，如利息、利润等等，有各色各样的学说解释，感到怀疑。于是，他用数理学科作为类比，认为对于一个事象的解释，不可能众说纷纭都是对的，应该只有一种解说是正确的。我对他这种见解颇有同感，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找到这样一种正确的经济学。

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我开始有了阅读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说的迫切要求，希望了解其深一层的内容。1948年下半年，我找了李达教授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所写的两部讲义：《社会学大纲》和《经济学大纲》。我把这两部书从头到尾，读得相当用心。从此，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等等，开始有了一些了解。这是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课——发蒙的一课。这样，李达教授就成了我在这个学术领域的启蒙老师。至今，我衷心感激他对我的这种启蒙教导。

解放后，我先后任教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选读等课，一边学、一边教，在实践中促进经济学术思想的转变。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科学体系同自己原先所学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那些教义相对比，真伪是非逐渐辨明，终于找到了多年来希望找到的那种正确的经济学。在这里，我衷心感激党的教育和关怀，安排各种机会（特别是教学任务），使我经济学术思想的转变不断加深。

政治经济学是具有高度阶级性的学科。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是不可能调和的。这一点，丝毫不能含糊。因此，我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经常将两种政治经济学中各自的有关原理进行对比分析，以期明辨是非。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由于我原来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有所了解，这时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有关的两种学说进行对比，就能够比较容易辨明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别；深刻与肤浅、正确与错误。

特别在学习和钻研《资本论》的时候，通过这种对比分析，领会得特别明确而深切，信奉得特别坚定而牢固。这是解放以后，我在改造自己旧的经济学术思想体系、不断加深

这种根本转变过程中，亲身体验到的一种感受和体会。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表明，正是紧密地同对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深刻批判相结合，马克思才创建成他那独特的经济科学理论体系。我深深地感觉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批判，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就是对我原来曾经钻研过、信奉过、甚至传播过的资产阶级有关经济学说的批判。在我钻研《资本论》中读到这些批判时，确实感到深刻而贴切。

总之，在我的整个经济学生涯中，以1949年全国解放为分水岭，通过两种根本对立经济学说的对比分析，我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这一科学真理，并在教学和科研的实践中，不断加深理解，从而促进了我在经济学术思想体系上的改造和转变。这种改造和转变使我在经济学术的征途上不虚此生。这是自己学术生涯中一种最大的幸福。衷心感谢党对我的教育和关怀。在我的生命史上，这种改造和转变是特别值得引以自慰和自豪的。

诚挚的期待

《资本论》是一部博大精深的伟大巨著。要真正掌握它的内容和实质，除了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外，我认为，还需要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具备资本主义经济的广泛知识。这是读懂《资本论》的一个重要条件。资本主义这个经济机体非常复杂，涉及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如财政、货币、金融、贸易、产业组织……等等。马克思运用科学抽象的方法，从这个浑然一体的复杂经济机体中，抓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根主线，进行生理学的解剖，揭示资本主义从萌芽、形成、发展、衰败以

至灭亡，由高一级的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发现并论证这个发展规律时，抽掉了、撇开了掩盖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剥削关系、妨碍对这个发展规律进行揭示的许许多多现象形态、假象、次要因素以及具体细节等等。如果对资本主义经济机体各个领域的基本知识和实际情况没有一个起码的了解，要真正理解《资本论》的许多精辟的科学论断，是很困难的。

要克服这个困难，至少须熟读几本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史、财政、货币与银行、国际金融、国际贸易、股份组织……等方面的教科书和参考书，掌握这些学科的基本知识，熟悉这些经济领域的一些实际情况。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对《资本论》精深内容的理解程度。因此，我建议综合性大学的经济学系，逐步创造条件，开设一些关于资本主义各个经济领域的课程，使今后的毕业学生具有这些方面的基础知识。这对他们日后做好教学、科研和经济工作，大有裨益。这是我第一个诚挚的期待和希望。

第二，《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基本原理，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货币理论、再生产理论、经济周期理论、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等等确是科学真理，至今仍然有效，而且，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一天，它们就继续有效。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明确这一点，不能有丝毫的含糊。有人认为《资本论》“过时了”，这是错误的。我们应当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的当前经济现实动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开展讨论，提高我们队伍的理论水平。

当然，在坚持上述基本原理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资本论》公世后的这100多年的期间内，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不少新事件，世界上出现了许多新情况。例如：

它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尽管遭到严重破坏，却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建立了一系列摆脱资本主义体系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两种根本对立制度并存的情况，打破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制度一统天下的格局；在货币金融领域内，几经反复后，终于完全放弃了金本位制，并代之以管理货币制度；垄断统治大大加强，各主要西方国家不仅由为数不多的巨大财团统治着整个国民经济，而且涌现出许多跨国公司；科学技术方面突飞猛进，出现了大量机器人、开始有了无人工厂，展现出信息社会的前景；经历1929—1933年资本主义空前大危机后，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脱颖而出，国家干预论趋于鼎盛，传统的自由放任经济学说转趋衰败，各种形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风靡一时，旋又出现“滞胀”的怪诞情况，自由经营论卷土重来，形成近半个世纪来两种经济思潮兴衰交替的变幻景象；当代西方庸俗经济学说各种流派纷繁，都把矛头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凡此种种，都是伟大导师马克思当时没有经历过的新现象、新问题，亟待于当代的《资本论》研究工作者开展创造性的研究，运用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本原理，对它们作出圆满而深刻的科学解释。这是我国《资本论》研究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当仁不让地勇敢担当起来。这是我第二个诚挚的期待和希望。

附：撰写原委

解放初期，我在给学生讲授、辅导《资本论》时，深感到要理解《资本论》的内容必须掌握《资本论》的科学抽象方法。因此，我决定撰写一本《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科学抽象法》著作。

1957年开始的坎坷困境，使我这个写作计划遭到了破坏。但是，基于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并没有完全放弃这一撰写计划。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业余时间，断断续续地写了七一八万字的提纲性手稿。十年动乱中，此稿幸得保存。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的境况根本好转，重新走上教学科研岗位，但主攻方向转换为当代西方经济学说，自度年事已高，精力日衰，对《资本论》这部伟大巨著不会再作进一步的专门研究了。于是，我把那部手稿交给梅荣政、张旭初两同志，同他们合作来完成这一研究。梅、张二位同志根据自己的研究，吸收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对原手稿的某些内容作了整理、丰富和补充，并且增写了新的章节（第一、四、六、七、十章）。所以，本书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是我和梅荣政、张旭初二位同志共同协作的一项研究成果。其中，梅荣政同志负责二、三、四、五、十各章；张旭初同志负责一、六、七各章。最后，张旭初同志对全书的文字作了统修工作。

我们水平有限，差错在所难免，请同志们不吝指教，以便日后修改和增订。

刘 涤 源

1984年4月于珞珈山

目 录

感受与期待 (代序言)	(1)
第一章 研究经济科学必须运用科学抽象法	(1)
第二章 《资本论》中科学抽象行程的分析	(11)
第三章 《资本论》中科学抽象法的运用形式	(26)
第四章 辩证矛盾在科学抽象中的作用	(43)
第五章 《资本论》中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63)
第六章 科学抽象法是建立《资本论》结构的基本 方法	(79)
第七章 《资本论》对斯密和李嘉图运用抽象法的 评价	(104)
第八章 《资本论》中的科学抽象同凯恩斯《就业 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非科学抽象的对比 分析 (上)	(125)
第九章 《资本论》中的科学抽象同凯恩斯《就业 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非科学抽象的对比 分析 (下)	(146)
第十章 运用科学抽象法对社会主义实行多层次认识 的尝试	(170)

第 一 章

研究经济科学必须 运用科学抽象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①这是马克思所制定的研究经济科学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一、研究经济科学为什么 必须运用科学抽象法？

这是由经济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的。研究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主要是采用实验的方法，即通过对实验条件的严格控制，排除各种偶然因素的干扰，把复杂的过程加以简化，从“纯粹形态”中找出内在规律。然而，研究经济科学不能采用实验方法，只能运用科学抽象法。因为，经济科学所研究的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形态，都是一幅非常复杂的图景，充满着偶然现象，表现为丰富多彩的混沌整体，把经济过程的内在规律掩盖起来了，特别是当这些规律异化为现象时，总是以颠倒了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人们难于把握事

*本章具有引言性质，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将在以后各章详细论述。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

物的本质。

科学认识的任务在于，运用科学的方法，对这种混沌整体进行分析，把其中的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区别开来，把主要过程和次要过程区别开来，把规律性部分和偶然性部分区别开来，然后，撇开偶然性和非本质联系的部分，而只把本质联系和主要过程抽象出来，在“纯粹形态”上进行考察，揭示其内部规律。这样，不仅能使我们从混沌整体中找出对象本质的客观规定，而且，能使我们在科学规律武装下，更深刻地认识现实，在错综复杂的混沌中不致迷失方向。

因此，我们认为，科学抽象首先就是要在彼此不同的、形形色色的外部现象中，抛开那些次要的因素和现象，抽象出它们之间的共有的、同一的、本质的东西，使混沌的整体为之一清。例如，在资本主义市场上，由于供求关系变化无常，价格经常背离价值而上下波动。这种波动，是资本主义市场上最使人眼花缭乱的现象。然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价值时自始至终把价格背离价值上下波动的现象抽象掉。

马克思说：“供求实际上从来不会一致；如果它们达到一致，那也只是偶然现象，所以在科学上等于零，可以看作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可是，在政治经济学上必须假定供求是一致的。为什么呢？这是为了对各种现象要在它们的合乎规律的、符合它们的概念的形态上来进行考察；也就是说，要撇开由供求变动引起的假象来进行考察。另一方面，为了找出供求变动的实际趋势，就要在一定程度上把这种趋势确定下来。”^①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12页。

对资本主义市场现象进行这样的抽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不能用价格背离价值的现象来说明；恰恰相反，只有在价格与价值相一致的“纯粹形态”下，这些内在规律才能被揭示出来。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马克思纠缠在需要与供给的相互作用上，纠缠在价格波动的现象形态上，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关系势必会被那些现象形态所掩蔽，因而绝对不可能发现价值规律，也绝对不可能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揭示剩余价值规律。

可见，对经济形式的本质的认识，必须借助科学抽象。同时，也只有用抽象的方法认识了经济形式的本质以后，才能深刻理解这种本质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具体表现。“正象只有认识了天体的实际的、但又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的人，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运动一样。”^①依上例，我们只能从价值来理解价格，而不能从价格来理解价值；只有对价值及其表现形式有了深刻的认识以后，才能找出价格运动的现实趋势，深刻理解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客观必然性。

总之，科学抽象能使我们从复杂万端的现象中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发现其运动的深刻原因和必然趋势，从而使现象成为可以被认识的东西。

需要强调的是，科学抽象比生动的直观能更深刻地反映现实。列宁指出：“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②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52页。

②《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

从现实生活中科学地抽象出来的规律、概念、范畴，从表面上看，好象它们与现实生活相隔绝，并与之相对立。实际上，它们所反映的，不过是认识对象中那种主要的、稳定的、本质的东西，而把那些次要的、偶然的、非本质的东西加以舍弃而已。因此，科学抽象之所以不和直观现实直接地相符合，就是因为它们深入到认识对象的实质，揭示其内在的本质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把历史过程的逻辑反映称为“经过修正的”^①反映。

这种“经过修正的”反映，实际上就是抽象地反映，它不是消极地、摄影式地反映认识对象的混沌整体，而是抓住其中最重要的、最本质的东西；它排除使认识对象的本质模糊不清的现象，使本质得以赤裸裸地、十分清楚地呈现出来。因此，这样科学地抽象出来的东西，虽然不能直接地被“看见”（直观的认识对象则能被看见），但是，它能更全面地反映认识对象的本质。例如，马克思从交换价值的现象中把价值抽象出来。价值这个东西，虽然谁也看不见，摸不着，是个“幽灵般的对象性”^②，但是，它揭示了隐藏在交换价值背后的，“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③，并进而说明，这种“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④这就正确地找出了商品交换关系的本质是一种“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关系”^⑤，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恩格斯说得好：“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1页注（27）。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①。透过物与物的关系，发现人与人的关系，这正是价值抽象的意义所在。

总之，透过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抽象出经济过程的客观规律，完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②《资本论》这部巨著就是成功地运用这种方法的典范。《资本论》中的每一个概念和理论，都是这样抽象出来的。这些概念和理论深刻地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关系。

透过外表现象抽象出本质关系，并没有结束科学抽象的行程，还要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上直接呈现的各种具体现象进行剖析，把这些表面现象还原为本质关系。这就是从抽象到具体的上升。但是，这时的具体，同作为从具体到抽象的认识运动的出发点的具体，是有质的差别的。它是一种理性的具体，是科学抽象上升的结果；它是具有许多规定的具体，或者说，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③。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资本论》中的科学抽象，就是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两个过程的统一。前一个过程是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关系；后一个过程是把表面现象还原为本质关系。正是在这种辩证统一的过程中，使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有机体，从内在规律到外部现象，都得到了透彻的说明。这就是科学抽象的巨大力量。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3页。

②《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26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

二、科学抽象法的辩证唯物主义基础

科学抽象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在科学抽象过程中，没有、而且也不能有主观随意性，这里统治着的是不以研究者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的最严格的客观逻辑，它必须透过现象去反映认识对象的实质；这里绝不容许那些以研究者自己头脑的运动代替现实事物发展的逻辑论断。

逻辑的东西，总的说来，应当是具体现象发展的历史过程的反映；逻辑的东西是与历史的东西相符合的，是现实的历史发展在理论上的再现。科学抽象的作用，就在于使研究者能把现实的历史发展，用逻辑联系在理论上再现出来。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①在这里，恩格斯指明了，科学抽象的逻辑分析，是以严格的客观事实为根据的，绝不容许主观臆造。所以，由科学抽象所得出来的逻辑概念，“就其抽象性、隔离性来说是主观的，可是就整体、过程、总和、趋势、泉源来说却是客观的。”^②列宁这段话，也清楚地表明，科学抽象不是凭空臆造，而是根据客观事实进行抽象的。如前所述，马克思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价值，这商品价值不包含任何一个实物原子。同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商品不同，价值不是感性知识所能达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

②《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3页。

到的。所以，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来的价值，就其抽象性、隔离性来说，是主观的；但是，价值确实在商品与商品的交换关系中存在着，因而就其根源来说，是客观的。从各种具体的利润形态中抽象出来的剩余价值范畴，也是如此。剩余价值这个概念是抽象的，它的本质被各种具体的利润形态所掩蔽，人们无法直接地感觉到；可是，它确实存在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这个现实中，因而就这种科学抽象的根源来说，也是客观的。所以，科学抽象决不是随意胡诌，而是有着严格的物质基础。

同时，科学抽象的行程，是辩证矛盾作用的结果。《资本论》的最终目的，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因此，马克思紧紧抓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核心问题，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分配，层次分明地进行论证。在这个论证过程中，通过一系列转化形式和中介环节，使资本主义这个不断在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的矛盾，得到全面的展开，成为推动科学抽象行程的动力。

同马克思的科学抽象相反，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采用的抽象，是以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为基础的。他们脱离一定的生产关系来抽象经济范畴，超越了科学抽象的界限^①。古典学者斯密、李嘉图在研究资本主义制度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科学抽象，但存在“很明显的”“科学上的缺陷”。庸俗学者完全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抓住一些现象形态和次要因素进行似是而非的抽象，得出种种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谬论。对这种辩护论，马克思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指出，从19世纪30年代起，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出现，“它敲响了科学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

^①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七、八、九章展开分析。

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①。

这种辩护论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阶级斗争的形势发生变化：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在实践和理论上采取了日益鲜明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之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已走完了它的道路”^②。从此，辩护的意图代替了科学的探讨，庸俗经济学代替了古典经济学而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统治思想。这就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向庸俗经济学的转化。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剩余价值问题是个核心问题，它对资产阶级来说，又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爆炸性问题”^③。因为，按照剩余价值论的逻辑，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都来源于对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日益激化，威胁到资产阶级的生存和发展的时候，资产阶级对这个爆炸性问题十分害怕。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庸俗经济学家就来担负起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任务。他们庸俗的关键性问题，是否认利润（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的剥削实质，否认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对立关系，进而摒弃劳动价值论。

那末，庸俗经济学者是采用怎样的方法来编制所谓经济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55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558页。